

# 九魅 | 了不起的黄桃罐头

大龙勉 江小樨 2014-11-10



九魅开卷，纯粹阅读

“百度知道”里总有一些轻微白痴的温情小问题，比如这一条：为什么得病了吃黄桃罐头就会好？

这问题就和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公公一样，魔怔般只相信世界的美好，对药片针头的选择性失忆，以及对于黄桃罐头执拗的热爱，每一罐黄桃罐头里，储存的不只是阻隔了空气的清甜味道，还有对终将逝去的幼年时代的记忆，好像杏花香、绿树荫、小霸王和北冰洋。

作为黄桃罐头的重度“脑残粉”，我无数次在超市货架上沉醉于它那肤浅甜酸防腐剂味道，即便刚刚吃过撑到爆的火锅和香腻饱足的红烧肉，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再来一罐。五星级餐厅的大厨精选和安全系数百分百的有机甜品，都无法阻止我堕入那玻璃罐里的糖水浓汁。幼时大病初愈时，得到了父母在那个时代能提供的最好安慰，甜酸的黄

桃罐头，在经过悲痛折磨、针头打击下的日子里重新找到了对世界的欲望，对幼儿园的向往、对小朋友的思念、对烈日高空下依然可以活蹦乱跳的冲动。

但是我沉迷了这味道20多年后，才意识到，自己从来没有品尝过新鲜黄桃的味道，开始幻想这个泡在糖水里的尤物原本的姿态，它一定比水蜜桃更扎实，桃肉中还是充满甜蜜，黄色的它应该像一个晒出小麦肤色的运动女孩，多汁甜美，会挥着小拳头打在你的味蕾上，欲罢不能。

终于有机会买到了新鲜的黄桃，吃到了向往已久的味道，却全然感受不到吃罐头时的肆意快感，才发现自己如此需要不健康食品给自己带来的快意，就像你对我说不要喝酒，不要吃辣，不要吃高胆固醇，不要巴拉巴拉，但谁来拯救我幼年时幸福味道，我的重口味神经？就像盖茨比的小绿灯，黄桃罐头就是我回望童年的望远镜，都模糊得看不清楚了，但短暂的美好还是觉得它真是了不起。

我很喜欢日剧《大川端侦探社》第一集里的黑社会老大，病入膏肓的老人固执地喜欢年轻时在小摊上的馄饨，让手下不计代价地寻找，结果发现那味道其实是味精兑出来的，却也在人生终点时吃得甘之如饴。味觉是我们记忆功能的一部分，通过舌尖而直接控制大脑，和看一幅画、听一首音乐没什么区别。

反过来说，黄桃之所以做成罐头，也是因为它味道鲜美却不易保存，只能在玻璃罐中保留完整的形状和滋味，易碎的黛西就是个黄桃罐头，已然不新鲜不营养，盖茨比却非要倔强地打开来寻找自己的过去，试图发现一个黄桃罐头的理想国，没尝过那滋味的人会觉得无关痛痒，但他却愿意为之毁灭自己。

